

今日評論

第三卷 第九期

時評

籌戰(平)

義大利會參戰麼(鄒)

汪逆偽組織内幕(中)

漢奸與氣節

論戰時的行政機構

略論研究中國法律的方法

救濟滇西米荒

談地圖

戰地的春

發現

羅文幹 錢端升 吳傳頤 周叔懷 楊克毅 孫陵 林靖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央圖書館藏

挪威

北歐戰局到如今德國仍處於有利的地位。其原因則以德方佔着先發制人的便宜。德國於四月八日用閃電戰術，一舉而佔領丹麥，並進佔挪威首都奧斯陸及西岸若干要港如卑爾根，特倫德哈姆（即日報上所稱之「倫的夾」）及那維克（各日報譯作納維克）等。首都既陷，於是挪威的動員乃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西岸要港既失，於是英法的赴援也十分棘手。但是英法這次援挪畢竟有着極大決心。他們深知此次如不積極援挪，不但北歐海道由德控制，經濟封鎖將難以成功，不但德可取得進攻英倫的空军根據地，且一切小中立國將一如丹麥之俯首聽命於德。所以英國的海空軍於九日起即與德國的海空軍在挪威海岸有大規模的接觸，到了十二日且有那維克附近的大海戰，擊毀德艦多艘。自十二日起英軍即在挪威若干場所登陸，而尤集中於特倫德哈姆及那維克附近，以爲進攻德軍的準備。法國初時頗主張主力戰在西線，不應另闢戰場，自分軍力，故對援挪不太熱心，但最後也接受了英國的看法。故自十九日起法軍也開始登陸。自此起，英法軍聲威大振，一方沿鐵路自安台而斯納向東南進發，以阻擋日奧斯陸開向西北的德軍，一方又向特倫德哈姆作包圍的形勢。無如一則德國在奧斯陸附近集有大軍，沿鐵路東南行的同盟軍力弱不支，二則英法在挪威無空军根據地，德空軍由近而進，將英軍登陸的南姆索斯（各日報譯作蘭沙斯，即英軍登陸地之一）狂炸不已。在此情形之下，英軍又不能不退。所以五月二日德伯倫在下院報告時，已承認英軍之在特倫德哈姆附近者已經撤退。

基於上述變化，德軍在挪威的南部中部已佔完全的優勢，所存者只挪威的邊界部隊而已。今後挪威要看德軍在那維克方面能否發展。如果德軍能阻止英法援軍登陸，則德軍在挪已獲全勝。如果那維克爲英法所攻克，則挪威威勢將繼續爲兩方爭奪之所，德國仰給於瑞典的糧砂仍難運轉，德國由挪威英

的野心也難實現。如因英法一時的失利而過謂英法已在挪威敗績，則於事實上殊不符合。（平）

義大利會參戰麼

自從去年歐戰爆發一直到今年三月，義大利的態度一直是灰色，也可以說義大利一直無聲無臭。在這期間中義大利已經佔了不少便宜。不特英法和他說好話，談商務協定（英），連向來反對法西斯的美政府也對他優禮有加。

但這兩三個月來，義大利似乎又懷着什麼鬼胎似的。起先因英國截留德艦的德謀，引起義大利的抗議。繼又有勃倫納山徑希特勒與莫索里尼會談。自那戰發生，義大利又大大反英反法，口口聲聲說已完成參戰準備工作。雖然英政府一度告訴其駐意大使，謂英當仍守中立，但地中海的空氣並不因之而發弛，教皇且在祈禱和平，義大利參戰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

然而義大利究竟會參戰麼？依我們看來，莫索里尼是一個十足的商人。他之決不肯做吃虧生意，等於他對於有利的買賣素向感中。如果英法將勝，他一定會幫英法一陣，藉以和會時博得英法好感，不遭疾視的張本。如果德國將勝，他也一定會助德一陣，以爲戰後分贖的準備。如果某方一定勝，但距勝利之日尚遠，他未必肯毅然加入，因爲加入而後，他尚須作相當長期的犧牲。

到現在爲止，德軍在挪威固已取得局部的勝利，但購德方在全歐戰局中必勝，則未免太武斷；謂德方將勝，非特無根據，更夫之太早。義大利如此時參戰，勢必作重大的犧牲。英法的海空軍在等候着，難道莫索里尼君不見識不得麼？

說義大利即將參戰，實在深中了莫索里尼宣傳之毒。最可能的推測是；莫索里尼欲有所得於南斯拉夫，藉以鞏固義大利在地中海東部的地位。此層

目的達到，再加上些其他來自英法的小禮物及來自各方的甜言蜜語，莫索里尼暫時或又可躊躇滿志了。（一）

汪逆偽組織内幕

汪逆自前年底由重慶逃後，即於離於日關之前，奔走於南北偽府之間，經年餘之含垢忍辱，始得袍笏登場。但據確實電訊，偽府成立不久，派別分歧，同床異夢，暗鬥日趨激烈。大凡漢奸之所以甘願附逆遭人唾罵者，不外利祿二字，因爭利祿而鉤心鬥角，本係必然現象。所以汪逆偽組織內幕的分枝暗鬥毫無足異。

汪逆偽組織的漢奸，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派係汪逆嫡系，一派係原有之偽維新政府派，另一類則係在聯合各黨各派的口號下所招來的各黨敗類。背景雖異，爭權奪利之心則一，不但各派間鉤心鬥角，明爭暗鬥，即一派中亦因分贖不均，同床異夢，於是造成了此爭彼奪的羶腥亂舞局面，無奇不有，無醜不備！

先就所謂汪逆嫡系而言：汪逆本人的所以甘願出賣國家民族親頭事者，目的無非在滿足他的領袖慾。然則他的部下走狗所以樂於攀附逆者，也不過在獵取高官厚祿而已。所以當汪逆尚未登台時，羶逆目的一致，尙能沆瀣一氣，等到一旦掌權，互爭肥缺，彼此形成對峙，於是呼朋引類，各樹

漢奸與氣節

自從中日戰事發生，黃秋岳等十九人做了漢奸以後，我們慢慢覺得除了法律的制裁刑律外患罪及政治的提倡如所謂國民公約及精神動員外，便要回到我們祖宗的教訓「氣節」兩字了。

現在南京北平武漢廣州大多數的漢奸們，講起履歷，不是東西洋留學生，便是國內大學畢業生。甚麼政治主張，都會說得很好聽，都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甚麼法規，都能一條條背誦的。但講到「氣節」，則遠不如舊

派別，所以近來汪逆嫡系中也有所謂陳逆公博，褚逆民誼及林逆柏生等與周逆佛海，梅逆思平及李逆士羣等之對峙，而劉子乎之丁理默村與黃逆香谷等則又另樹一幟。粥少僧多，汪逆窮於應付。

大就「偽維新政府」派而言：過去汪逆組府陰謀所以遲遲始能實現者，敵閥內部意見不一雖係主要原因，但偽「臨時」及「維新」兩傀儡政權之阻礙亦為要因之一。偽華北「臨時」政權因喜多等之掙腰，獲取事實獨立之地位。但偽「維新」政權份子則屈居汪下，鬱不得志，因藉老牌漢奸之阻衛，負隅抵抗，故梁逆鴻志，陳逆羣，任逆援道，高逆冠吾等之與汪逆積不相能，情形更為嚴重。

至於其他所謂各黨各派敗類如江逆亢虎諸逆青米等雖係汪逆所招徠，但彼輩加入之目的顯在官廳，職位之高下，官缺之肥瘠為其唯一較重目的，故對偽組織內各逆，亦頗有怨言。

汪逆偽組織內部人物既皆係權慾熱心之無恥政客及貪官污吏，則其通心合作，何異痴人說夢。而敵閥之所以樹立汪逆偽政權者，亦因在軍事攻勢促之餘，不得已而採取之下策，派別分歧，適足予敵操縱控制之便，所苦我淪陷區內之人民而已。（中）

羅文幹

官僚之徐世昌，舊軍閥之曹錕吳佩孚，舊國會議員之李慶芳。此數人只識得不可屈身事敵，不知甚麼叫做主張，故不識「和平救國」；不知甚麼叫做組織，故不識辦黨結社。氣節兩字是做人的要件。有氣節而無知識，其罪最多是頑固。有知識而無氣節，則其危險往往有不堪言者。

三年來漢奸種類，可分兩種。有一種是因爭氣或負氣而成的。

南京圖書館藏

彼輩以爲會替國家做過些事，或自己以爲有些才能，一旦失意，遂不惜賣身賣國，以洩一時之氣。那知道人生世上，操行可以有常，得意失意是經常的。有許多很有功勞或很有才能的人，不可保以必尊貴。也有許多庸庸碌碌因人成事的人，不可保以必卑賤。所以尊貴卑賤，是遇不遇也，遇不遇是時也。爭氣負氣的漢奸們，大都皆係只可得意登尊處優，一遇列失意，便失人性了。

第二種是由奢侈成貧窮而墮落的。

這種人大都是平日受慣物質的享用。往來於租界及租界地，學了外人的消費，未學外人的生產。一家數口，月用過千，其更荒唐者無論矣。故平時早已入不敷出。到了戰時，收入稍減，遂不惜學妓女賣身弄錢，以供揮霍。我國古訓。有失節事大餓死守小之義。他們未到餓死，便肯失節，真對不起祖宗，對不起自己。

但是養成上兩所說那種惡風氣，是甚麼來的呢？我們且管我且管罵，能多消滅一切漢奸麼！能够便人人都知道講氣節麼？社會上罪惡，大概總有一個病源。譬如我們常醫生，既知道病人的病，若要醫方治病，還要先把病源考查一下，得到了病源的真相，病乃好治。

我以為今日人心壞到如此，有人肯甘心做漢奸，不顧廉恥，其罪有在個人的，有在社會的，有在政府的。平時個人社會政府不知不覺地早已種下病根，到了身體衰弱，病便發現出來了，等到發現了惡病，我們便覺得病是討厭的，可怕的，手忙脚亂，將病人打針及用手術。其實不如早防備於先更妥。

我說罪在個人的是甚麼呢？

我可答曰，晚近的風氣，許多個人是講究情欲而不講究良知的。譬如上文所說那些爭氣的漢奸們，要知道個人對於國家的貢獻方法甚多。即使從前替國家做過些事，立過勳勞，今日環境，即不許可再爲國家立功，但以其過去經驗，應再修養爲國家立言立德。果能如此，則其效又豈在立功之下。

何必細查做漢奸，以自絕於國人。若講到我上文所指那些自命有才能負氣的漢奸們，說起來實在是可憐。世上可做的事業太多，現在中國正要開發的時候，農工商績，無不可做，何必作官。然後滿足。我月前聽見說有一位漢奸加入南京的理由，是因他投効政府幾次，政府拒而不納，於是手便要做漢奸。此種爭氣負氣的人只認得「忿」字，不知道恥與辱，是真該死。至於那些因奢侈貧窮而墮落做漢奸的，更是無聊。試問肉體舒適與精神舒適，那個是真舒適？做漢奸不過分潤四千萬內幾個小錢，飲食男女，洋樓汽車，不做漢奸，最苦亦無非粗衣惡食，但俯仰無愧，對得天地，對得祖宗。對得國人，對得子孫，其樂怎能比較。不過近三十年來，我們都不肯節制情欲，安分守己，謂爲迂腐，謂爲不會奮鬥，謂爲不謀解放，謂爲開倒車。謂爲不合近代化。故平時放縱成性，良知喪失，做了漢奸，尙敢滿口主張，滿口主義。

我說罪在社會是甚麼呢？

我可答曰，晚近的社會，是有利害而無是非的。因社會既無善惡的制裁，做漢奸的便膽大起來了。這幾十年，社會給人，總要你是位尊而多金。有勢位者，不問你作好作劣，只能有位置給人，有金錢養人，嘍囉便來了，嘍囉便擁護你了，嘍囉便打倒人了。做官的不問你貪污不貪污，只要會經營會弄錢，便有人來逢迎，有人來巴結。做商的不問你是否豐盈居奇，只要財雄勢大，便能左右逢源。種種色色做了壞事的人，只要荷包有錢，一樣坐汽車乘飛機遊遊於通都大邑及租界與租界之間。你做了一生的好人，飯無得食，病，得醫，你倒得鬼活該。漢奸們看此種社會制裁，總是成則王敗則寇，毫無所忌憚。所以如要講氣節，社會如不能分別善惡是非，真是緣木求魚。寧歸青守節不嫁，撫養子女，無非因有貞節牌坊的美觀。若妓女與節婦并列。則有幾人肯做節婦呢？

講到養成「氣節」。政府的責任更重大了。

我們試翻閱一本犯罪學的書，天性生成五惡大惡的，固有其人，但是爲環境造成而致喪失廉恥者，則在多數。造成此種環境，是人民之上之政府，

不能斷其實。

假使政府用人，真能任賢使能，無所謂同黨同系，無所謂同鄉同學，無所謂親，無所謂戚，不必辭，不必請託，則人盡其才，自然不平之氣可消，妄想之念可除。人才譬如草木，若不栽植使其長大，則枝葉橫生。又譬如澆水，若阻澆之不任其順流，則將之溢。故養成士風，求其知廉恥講氣節，當似種樹澆水，政府平時於此不注意，遇到大難，當領惠何能免。

政府執賞罰之大權，爲善者賞，爲惡者罰，果能如此，則人多務於爲善，少敢作惡。假使不然，賞罰顛倒，黑白不分，則能固窮者，將有幾人？至若賞以個人修養，實以社會制裁，則亦恐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政府能明賞罰，個人修養與社會制裁，乃易上軌。

十幾年來。人人都知道腐奢淫逸，乃萬惡之源。政府最高當局雖日夕提

論戰時的行政機構

作戰的目的在致勝，即所謂「勝利第一」者也。致勝之道，不外乎二：

一、要發揮我方特有的長處，以致敵之死命，再要補救我們特殊的短處，以免爲敵所乘。以此次歐戰爲例。戰事初起，英法方面的長處在海軍及經濟力量，故英法一宜發揮其經濟組織，一再改善其經濟封鎖的工具，欲藉經濟封鎖以致敵的死命。同時，英法方面的短處是空軍不如德國。因空軍的補充需要時間，所以英法一面增加防空設備，一面強迫人民疏散。

我國抗戰，本是抵抗的意義大，而進攻的意義小。換言之，我國作戰的目的在如何遮敵人的前進，使久而久之，精疲力竭，狼狽退却，馴至勞疲之餘，一擊不發而死。既然是抵抗戰，我們作戰的策略自然多少要處於被動的地位；敵人進攻戰的策略變，我們抵抗戰的策略也須隨之而變。

在戰事的初期，敵人的策略無疑地是以重軍擊破我們的主力，并進據我們政治經濟的要害。敵人滿以爲這個策略必可成功；期待我們主力擊破，京

僑新生活，而街路傳言，在香港最奢侈者，公務員也，在安南最奢侈者，又公務員也。前方死傷，後方勞苦，而全國之公務員之衣食住行，日圓一日。此種奢侈風氣養成。一旦失意，除了到南京分潤四千萬外。又有何法？一、人民生計，最關緊要，我國農工商礦，皆未發展，謀生已屬不易。曉諭則各生產事業皆受政府以賤價收買統制，銀行採取陳水，奸商操縱物價。今日人民，能朝保夕者，究屬有幾。無恒產而實以有恆心，在宋儒講理學，或說得過去。而在爲政者，求衣食不足的人來興體義，來知榮辱，恐難乎其難。

好在我中華民兒子孫，繼承祖宗遺緒四千餘年，倏以賺巧，而被收買者，不過少數無恥之輩。但今後政府應認真修政德，社會應認真識是非，個人應認真講修養，三者并進，乃能談氣節，乃能肅清漢奸。

錢端升

滬陷落後，戰事便可終了。那知敵人雖據京滬，隨後且佔專漢，但我方的主力依然存在。敵人的破壞趕不上我們的補充。敵人擊破了一軍，我們已補充了二軍。因此，我們的主力不但存在，且愈戰而愈強大。

敵人軍事進攻戰的策略既不得逞，乃轉而採取經濟進攻戰的策略。這個策略有幾方面。第一種極端發給險區的資源，實行以戰養戰。第二，竭力破壞我方財政金融及經濟的機構，使我無法支持。第三，扶植傀儡組織，以便利他們的開發及破壞工作。我們可說，自敵人取得專漢，並無大獲，同時發現我方軍容仍甚壯盛，軍心仍極穩固以來，敵人即改取經濟進攻戰的策略，而軍事的進攻則轉居次要地位。

我有一種推測願促國人注意，並作未雨綢繆之計——雖則所有的推測都有不證實的可能。這就是：如果敵人的經濟進攻再歷一二年仍不成功，則敵人或會改採外交進攻的策略，而以軍事及經濟的進攻均爲補助戰。敵人地事

有餘，而設備不足；自開戰以來，迄未運用外交策略。初時敵人醉心反共同盟，將其他強國幾乎一致開罪。及反共同盟瓦解，又張皇失措，怨天尤人，而不知觀風使舵，以修好英美。所以敵人至今無一與國。一旦如經濟進攻又如軍事進攻的無成，敵人或會夢醒而改採外交進攻的策略亦未可知。敵人如一變其對英美法蘇的態度，拿重四國的面子，或更進一步，表示助英法以抗蘇俄的態度，則他在遠東，必可取得優越的交換條件。此在我國誠將成爲大患。

我們此時當然須以全力抵抗敵人的經濟進攻。如有遠慮，我們也應預備抵抗敵人或能的外交進攻。但是我們關於經濟及外交的行政機構足以當此重任麼？曰不能。

敵人的軍事進攻是失敗了，我們的抵抗戰是成功了。我們所以成功，當然是賴蔣委員長的神算。將士的拼命。然而軍事機構的差強人意也是勝利的主因之一。十數年來中國的軍事重心在蔣先生身上，而蔣先生最致力之處亦向爲軍事。論軍事的行政組織，自十五年北伐以至於七七開戰，自總司令部以至於軍事委員會，蔣先生恆爲其領導人。故無論在選舉上有無缺點，這個組織這個機構蔣先生確可指揮自如，且可完成蔣先生所預期的工作。縱有若干因應不靈之處或其他缺點，蔣先生亦可以其親身體察所得，隨時糾正；或本其個人所享的威權，作法外的補救。

經濟及外交的行政機構則向無軍事行政機構的健全。在七七以前，經濟建設的工作雖已開始，財政金融的權力雖已暫向中央集中，但經濟機關所掌的職務，以和現時的比較起來，微然有輕重簡繁之分。同時，自國府成立以來，除軍務向蔣總司令或軍事委員會及其可以指揮之機關如軍政部等集中負責外，其餘一切政務向無一個機關可負責辦理。直接處理各種政務者固爲行政院內各部，但部之上有院，院之上有中央政治會議及其類似機關如今日的國防最高委員會。且一項政務亦往往無統一的指導或執行機關。例如對外貿易，財政部的中央信託局，財政部的易委員會，及經濟部的資源委員會

，均有分焉，事權既分，又無統籌機關，或即有而不能實行統籌。再以對外宣傳爲例。外交部有情報司，中央宣傳部有國際宣傳處，雖云其間有聯絡機關，而此聯絡機關初不能盡聯絡的職責。同時對於國際宣傳，則外交部可以派人，國際宣傳處也可以派人；此要人可以派人，彼要人也可派人；則至中央可以派人，地方也可派人。如以運輸爲例，則事權之分裂更可驚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事權如何能集中，責任又如何能集中？於是有多應做之事，大家不做；有許多應做之事，大家搶做而做不好；再有許多不必做之事，大家白做。

我們今日正處經濟戰的最嚴重的關頭，經濟方面捉襟見肘之窘狀在在可見。舉凡物價的高漲，外匯率的降落，稅收的縮減，運輸的不靈，對外貿易統制的無方，財務行政人員的浪費，有一於此，便可妨害致勝，何足百弊叢集，萬病皆來？

我們要抵抗敵人的經濟進攻而取勝之，我們務須首先改善經濟的行政機構，使之系統明，權力大，責任專。

我以為財政，金融，生產，運輸，對外貿易，資源調整，六者皆應有一專設機關辦理。財政專司出納，而不必涉及財政經濟的大政，故應比現時財政部的職權爲小。金融掌握通貨幣及厚用利生之職，國家銀行及農本局等應歸其調度，私家銀行應歸其監督，售銀等事亦應歸其處理，四行總處則可以取消。生產司軍需品及農工礦的生產事業。農工的急務爲指導獎勵，而非直接經營。工需軍需等業則除指導獎勵私營事業外，尚須國家直接經營。故生產部分所管轄的事務可因事之不同，而異其組織，不必強求劃一。現在兵工署及經濟部農林部，除農本局及資源委員會所掌的銷售事業外，似均可併入生產部。運輸爲嚴格的運輸機關，或直接執行或嚴格監督一切運輸事業，無論軍運民運商運均屬之。現在的交通部，軍委會內無作戰性（有作戰性者如兵車隊）的交通機關（如西南運輸委員會，如後方勤務部）均應併入。郵電非運輸事業，或令獨立成局，或仍屬運輸部，尙少重要，可以不多論。對外貿易司中外貿易，凡以貿易貨，以及國營的購入購出均歸處理，商人的購入

購出亦歸監督。資源調整司調查全國各地物產及商品的分配狀況，論陷區資源的搶救，若干禁品的開放。米糧的收買存儲，及物價的統制等等。六者之中，財政，金融，生產，運輸及對外貿易五者偏重執行，故應採首領制，由部長負責；資源調整雖亦帶有執行工作，但多半為調查計劃工作，故應採委員制，而於其下再設必要的局處。此六機關設立後，凡全國的經濟機關，無論向口如何隸屬，務令分隸於此六機關下，而不得再有支離分散，或聯支紛立的現象。

但以上六者既為執行機關，則大政的決定及重要的籌劃，自應不分屬於六部，而共屬於六機關首長合組的一個委員會。四月初英內閣改組，內閣設一經濟委員會，由財政西蒙為主席。我們可仿此意，亦設一經濟委員會，而以六長之一為主席。各種重大政策，如法幣法價之是否放棄，如何種土產應售結外匯，如運米布是否應由政府貼運費，如財政虧絀應用何種方式彌補；凡此大政均應由委員會決定。委員會在決定以前自應商承蔣先生，決定後亦應報告蔣先生。但在可能範圍內，蔣先生宜予委員會以決定大政的全權。設或六長之中，有一能力極大，人望素負之人，則應令此人漸成爲一個有力的經濟委員長，庶幾他可以發揮軍事委員長應付軍事戰的那種力量及效率來應付經濟戰。

如果我們一面實行上面所略說的經濟行政機構，一面復慎選賢能，使負

略論研究中國法律的方法

我們向來無論做甚麼學問，都不大講求方法論。祇看我們時常自誇的浩濤宏麗的文字，却沒有部文法。（「文心雕龍」這類書當然算不上文法）以段友幾先生，最初甚至連字樣都不講給學生聽，祇要他們去背誦。於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早成了一句學問的敲門磚，就在這下面，不知犧牲了幾多天才，浪費了幾許時間。自從接受了西洋文化，這個舊病

專賣，我想我們定可以在經濟戰中獲勝。

至於外交機構，則改善較為容易，祇消任用有魄力有大志，有細心者為外長，令之負起外交全責，并予以斥驅昏庸及選賢任能的大權，則便可應付有方，運用自如。如敵人果不出我所預料，於經濟戰失敗之後，改採外交進攻的方式，則我亦可以無恐。若外交機構仍如今日的散漫，大權不集中於外部，則連云險人採取外交攻勢後我將難以應付，即在今日亦有破爛凌亂之勢。經濟及外交的行政機構改善後，我們即可以軍事委員長，經濟委員長，及外交部長三人，最多再加入參謀總長一人，組織戰時內閣，一切作戰大計不必經過各種重床疊架式的會議，而即可早付執行。如軍事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經濟委員長兼行政院副院長，則此戰時內閣或不具名義，而運以行政院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個專司戰時大計的小組委員會視之，若然，辦法方面亦可無大更動。

總之，要致勝須改組行政機構，尤其是經濟的行政機構。現在的財政當局所管事太多，而能力人望兩不足以當之，固須更易；但人易而機構不改善，也是無用。必須人事機構兩有調整，然後各種隱患可以消除，而致勝有了把握。上次歐戰，英國到了第三年才組織緊小的戰時內閣，由魯易喬治為首相，於是形勢大變，而勝利隨之。難道我們不應或不能有這樣的改組麼？

吳傳順

，似乎還沒有革除。學校與課程雖說也添了「論理學」「科學概論」「哲學概論」這種課，好像還沒超過「裝飾品」的階段上。數十年來科學水準還低得這樣可憐，缺乏方法論，該是個大原因。最近看到一本「歐亞文化」（每年號）有馬爾泰先生的「我們如何學法律」，使我不覺欣喜欲狂；可是讀了這篇文章內容後，讓我們感到適度的失望。

我們先說陶先生所指示我們的方法：

陶先生文章第一段講的是法律的字義和文義，與陶先生題目所揭示的，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都沒有大關係，我們便略而不談。

第二段陶先生說：在文化領域中，看不見中國了。這話把來說明現行中國法律，是非常適當，因為我們的民法，不是仿效德法，便是抄襲日瑞，整部六法全書，幾無不仿效外人的。在別的國家，人民祇服從一國法律，我們卻須服從數國法律。為了法律的是非是外國的，便不能和人民的是非相一致。這樣，如何能使人民信仰呢？據陶先生的意思，法律要歷史化，地域化，而陶先生之所謂歷史化，是：拿中國過去的典章，如：周書與典的一流有五刑一，韓非商君所發揮的法律思想，春秋時晉鄭驥的刑罰刑書，李悝法經，漢高的約法，蕭何九章以及隋唐宋明清的典章，考查與鑒按，系統地整理出來，作為現在的藍本。至於陶先生所謂地域化，却比較含混了，但他說：要注重本國的社會，不要根據東西洋的統計與報告，如民法夫妻財產制是根據了外國的統計報告而來的。總之，法律是要適應社會的。

陶先生教我們這樣去學法律。不錯，我們的六法全書，都是抄襲國來的。這不容否認，而且也不必否認，祇是我們有個聯想。記得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一直沿用着我們的唐律，可是維新後便仿效了法德諸國的法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說整部日本六法全書是抄來的。然而，在日本似乎並沒有覺得和國民感情是不融洽，社會需要不適應，或其他什麼不便的地方。可怪了，難道日本抄得，我們便抄不得，可見問題並不在抄不抄，而在抄的條件有沒有？社會發展到相同的階段，他們的規律也免不了相類，這無去承襲外人的法律，不但不會感什麼妨礙；有時而且是必需的。假使我們一定要到古代典章裏去尋求，來作現代的藍本；果然，人民犯了姦淫依舊可以割去生殖器，欠了債還是可以打屁股，可是有時危害了民族國家的利益，尤事却不行了，祇因有的早已自動出了洋。並且老百姓不再安於一壟井而欲，替田而食一了，却要開公司，辦工廠，組織合作社……試問關於這些不抄外

國法律，怎樣辦？我們無論如何要迎頭趕上，倘等自己習慣的累積或養成，未免太遲了。雖說我沒有詳細念過周書與典乃至明清的典章，但我相信在裏面找不出甚麼「藍本」來。誠然，我們知道現行法律有部份和人民需要不適合，有部份幾乎沒用處。例如海商法，祇是我們要問：現在我們還是要努力去發展航運業和海外商業呢？還是以海商法是抄來的是不要呢？這裏我們可以得出一相當概括的結論：我們不是不該抄，祇是抄的太早了。

法律要歷史化，地域化，我們都不反對，祇是像陶先生所謂歷史化，地域化，我們不能無疑。中國法學者應該從技術解放出來，在法學史上多用些功，但絕不可把當時社會關係完全割斷了，僅得幾本「其人與骨皆已腐矣」的典章來，考查鑒按，似不能得什麼成績的。法律不能根據外國的統計和報告，要注意自己的社會需要。這樣說法也是對的。祇是問怎樣去注意呢？陶先生關於這點沒有詳說。記得有位先生主張道：「立法者該跑到十字街頭去看看」，這是多麼深奧的文句啊！可也未免太寬了我們立法者，我們立法該到「閉門家裏坐」的，我敢保證，一位也沒有。並且據我知道他們也會跑到各地監獄去參觀過，也會把各處風俗人情採集過。試看：妾的制度廢止了，然而却網開一面說：雖不是親屬，祇要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也可以算家屬，有婦之夫與人通姦。這條的規定，我們知道是十分勉強的。我們還能責備以前立法者不跑到十字街頭去看過嗎？果爾，則也太為難了。都市和內地，生活形態，整整差了一世紀。法律的統一是一必需的，然而立法者到底注意了那面社會的需要好呢？實在是個大問題。假使我們並不顧重中國停留在「貴」「愚」「弱」的階級上，那末，我們的法律根據了外國的統計和報告，似乎還算不上什麼人罪過。

不過，陶先生的文章不是完全無意義的，因為陶先生指示了我們學法律應該尋求方法啊。

然而，法律到底該怎樣去學呢？最緊要的是：一種嚴密的論理的修養，對於形式邏輯的規則，近代科學的基礎，以及歸納的理論，須有極真實的修

力的研究。第二個必備條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真實研究，要精通一切社會科學，或許不可能而且也不需要。但要從歷史的發展，理解他們現在所進行的狀況，對於相互的關係，終須有深切的把握，對於他們從方法原理演繹出來的方法，亦須有相當的理解。現在甚至自稱為沙德尼學徒，孟德斯鳩學徒，或任何人學徒，他們並不研究沙德尼，孟德斯鳩所研究，而祇研究沙德尼

救濟滇西米荒

周叔懷

雲南米荒，一年來已成普遍現象。初發端於昆明，及附近省垣的繁盛區域。近二三月來，滇西各地亦有過度激漲的趨勢。一般物價水準，亦相隨增漲無已。最近省會區域，以得越米接濟，中央地方當局，協力調平物價，情勢漸形緩和。而外縣則米源缺乏，人民生活大受影響，隨處顯出不安定的現象。救濟並重，安定農村，實目前所急籌的。

滇西各地米價激漲的主要原因，在需求多而供給少。在平常的時期，產米少而人口較多的省份，糧產米多而人口稀少的區域，轉運接濟，可以維持平衡。去年以天時不調，雨量稀少，農產歉收，多數區域的收成僅得平年的十之五六。鄂川河澗大理鳳慶漾濞等縣一部份區域，浸淫成災，尤以鄂川為甚。該縣收成僅十之二三。大理為滇西交通商業文化中心，耕地少而人口日增，當地產米，平時亦僅敷半年需用，此外皆仰給於附近縣縣。本年各縣自顧不暇，來源稀少，米價高漲，是必然的現象。溯自二十七年上半年，每市升（大理現仍沿用舊制度量衡，每市升折合昆明舊市升三分之二。）售價本省銀幣五六角，折合本省新幣僅三角四分。（當時換算價格，新幣一元合銀幣二元五角。）此時米價特低，因前一年秋收豐稔，然嗣後即逐次高漲，毫無止境。二十八年上半年，每市升新幣最高價一元五六角，因秋季收成影響，屆年終已增漲四元上下。本年三月物價上漲，又增漲五六元之間，不料四月以來，更趨無有已時，僅半月間，由五六元突漲十元，連一星期內，

孟德斯鳩，其結果，我們充分看見了空濶的文章，輝煌的圖論。因為他的說服了理解法律公式所生長的科學地盤，而失去了一個真實的內容。至若西方法學的修養中，現行法的解釋，顯然感估末位，倘即以之為最精確的唯一條件，無怪其必然結果，乃使法學成爲「陰影的遊戲」了。

一九四〇，四，一二。

竟達十八元以上。綜計該地米價，前後兩年間，自每升新幣二角五分，陡漲至十七八元，前後相差，竟達七十餘倍，漲率遠過省會昆明，誠屬驚人聽聞！影響社會民生，非常嚴重。下脚是滇西的商業轉運樞紐，人口繁密，需糧激增，米價漲率，且超過大理。其他縣區，除變化，賓川、彌渡、鶴慶等處米較多區域，價格比較低昂外，與大理下關米價，相若無幾。生活緊張，人心惶惶，幾有出饑而購米不得之勢！

米價激漲原因，由於去秋收成歉薄，供求不相適應，略如上支所述。而過去數月中，昆明米價高漲時，政府公路運輸機關，逐日派遺車輛，自滇西米價低廉地方，大量採運接濟。據可靠消息，蒙化一縣，已售出會穀二千兩石以上。滇西素非產米區域，平年僅可維持自給，未嘗運銷其他地方。去歲秋成減色，供求已有不濟之虞，再經一番大量轉運，存儲稀少，來源耗竭，影響自然是很嚴重的。米價高漲，已超過一般民衆所能容忍的限度，勞苦羣衆，薪給階層，終日不得一飽，貴民僅藉糧或代用品亦不可得。於是弱者沿門乞食，強者鋌而走險，四處劫掠。近聞各地飢民，結隊劫食，田中豆麥雜糧，未及成熟，已盜收一空。「實食即糧」，後將何以爲繼？

救濟米荒的根本辦法是統制產銷，要行計口授糧，則以一般社會對於糧食的供給，人口的分配，素乏精確的統計，且運輸不便，方法欠周，在進行上非常困難。唯一的辦法，在任命各縣米糧自由運銷，嚴禁囤積漲價，同時

大量開放各種糧穀，削價平糶，米價當可從此低減。前此各縣辦理借放積穀，因兩年之內，借放時價格尚低，歸還時已陡漲數倍，借戶賠累不堪，視積穀若禁物。積穀原以防飢，本年米荒嚴重，非平糶可比！希望政府當輔社會人士，妥籌善法，開放平糶後，如有虧耗，另行籌措彌補。至若由省內重者

談 地 圖

地圖的作用，是描畫地球表面的自然狀態與其間人工物體。它不用文字（除了地名）而用線條顏色符號表現之。地形如何起伏，地面有何自然的與人工的物體，均可依式在地圖上表現之。如用標高等高較色陰影或圓暈諸法表現地形之起伏，用藍顏色表示河川湖泊，又極表示樹木森林，黑點塊表示房屋城鎮，紅線條表示道路交通，及各種符號表現其他種種獨立物體。

繪圖之前，看地面與紙張之大小比例，及使用者目的，採取或此或彼的投影，與或大或小的比例尺度，依照測量的結果，依法繪畫上述種種地形天工人文。比例尺不可大小，太小了不能容納多少繪畫到地圖上；也不必太大，太大了地圖張數必多，累贅不便使用。比例尺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即一公分當一公里）大致可供一般應用。行軍能有更大比例自然更好。研究地理使

用稍小者。亦無妨。標準的地圖即此十萬分之一的地形圖（Topographical map）。
在平鋪的紙張上，畫扁圓形地球的地形，必有走形或距離差錯不此則彼的錯誤。所謂投影（Projections）即是各種意欲減少此等錯誤而畫希望比較好的地圖的方法。如畫我國全圖，可用亞爾勃斯投影，以北緯廿四度及四十八度為標準，平均差錯。比例尺大略分地圖，似可不必考慮其經緯度上下，僅用「保存原有面積投影」（Equal-area projection）。

地圖畫好了，畫在邊沿上載出其在北極與磁針北之差，平面的與垂直的

外其他產米區域，採購運銷，固屬辦費之一。惟滇中交通，未臻便捷，原價雖或低廉，再加運道公路運輸，或人力獸力運費，成本增高，而且緩不濟急。調平米價，安定後方，直接間接均有裨於抗建前途，滇西目前的米荒，亦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大理，廿九。五。四。

楊克毅

尺或五十英尺為一線上述），本張與隣張之引得，測繪年月與改訂日期；又在其框子上標明經緯度，某道路前去隣張的地點及其里程等等。

所以一張地圖，假若依了準確的測繪結果，周密的圖式，（線條顏色符號）得到高明的繪工，精良的印刷，可以詳示一地的起伏，使閱者知其險夷；並指示自然造物人工建設之所在，使閱者知所趨避；又指點位方向與距離，使閱者借作南針。

地圖除了上述供旅行者登陸遊覽之助外尚其他的用途，更大的用途。學校講解世界與本國地理，設各地的地質結構，氣候物產，人口都市，交通貿易，必須隨地印證之以地圖，考察其地形與人文關係；地質與礦藏，方位與氣候，氣候與物產，山川與交通，物產與貿易，貿易與交通，種種相互關係，彼此影響，舉地圖望而知，測而驗的。而且地圖如圖畫，具體一些；地圖用符號，集中於一紙面上，易資比照。若使用純熟，更覺地圖切實明白，大有助於書本之敘述。學校用圖比例尺或為二百萬分之一（即一吋約當三十二哩者）或為1:63,360（即一吋當一哩者），前者為便於攜帶翻閱的集本圖（Atlas），英文本有一牛津高級集本圖（The Oxford Advanced Atlas）與一劍橋大學集本圖（The University Atlas）極合用；中文的有申報館之「中國分省新圖」及「中國新地圖」很合用，申報兩圖有益國內學校教育很大。借尚無較善之中文世界地圖出現於書坊，以資教學。

政府行政，機關辦事，衙門辦公，在在應有地圖，事實上必需地圖。並

且要比例尺特別大的地圖。例如最近風行各省的土地陳報，意在請人民向政府聲明其田畝確數，其賦稅應由此大陳報之後切實核算徵收，然而亦僅是陳報而已，政府仍無從知悉人民田畝之所在地。因為人民的田畝應該經實地測繪查勘到產業圖上 (Cadastral Map) 却向例不會測繪下來，原來徵田賦，抽地租，取鹽稅，收房租，諸項地稅核算皆抽取的，錢糧糧土地局鹽務處，警察局若有實測地圖在手，收取數目或者會多一點，出錢的會覺得公平一些。國家之間，有地圖為憑，應少去好多糾紛。

至於人民之間，劃分財產，無論哥兒倆分關析產，或小幫口大公司之間買地賣房，若得地圖為證，在大比例尺的產業圖上 (比例尺大到廿五吋當一哩，即約二千五百分之一者，其上有各種產業界止，英國政府竟把此圖印圖發行了，任憑老百姓購用) 標明，到政府管轄機關註冊，或請求公證時，也憑產業圖一劃，豈不直截了當。

發展交通，開發富源，以及建設新社會，更須憑藉地圖而設計推行。公路與鐵道敷設，森林煤礦之開採，水利灌溉之開發，農業商品之流通，一一類詳細的地圖而為切實的設施，如一地的地勢環境，或高或低，為優為劣，展望一詳細地形圖，未有不可作因勢利導之設施，如從事多年迄未完成的南京下水道工程，知地理而善用地圖者，必早明白這工程，雖不容易，却不能不努力完成，南京城外高於城內，城內的水自然不易宜洩，城外高亢成爲荒沙，城內低濕，積潦遍地。惡水臭塘雖能爲南京養一些肥鴨，却也培植了無數的瘧蚊蟲蠅，傳播疾病。熱天蒸薰，過者掩鼻，附近住民有窗子的祇得把窗戶終日關上。建設一城一市如此，建設一國大致亦如是。個人以為如改造我國農村社會，必先測繪其間地形圖，方可着手。建設我們新國家，更要早爲完成精密測繪的全國地圖，缺少它什麼事都不能作。

一國未經精密測繪地圖，推行建設，多未能順利。因爲事先未盡知土地，必不能切實開發地利。而且無從開始建設。或者在開始建設之前，要做不少的預備工作，耗錢費時，較之於先期一次全盤做下建國的基礎事業——測繪地圖——恐要大過許多倍。

一國未經普遍測繪地圖，打點建設，多有重複其預備工作之處。譬如要築公路？先測地一次，後來要建鐵路，又要重新測地一次，每一次建設打算，事先定有一次特別預備工作。第一次是必須的，第二天再做差不多的事情，當然近乎重複濫費，原來火車與汽車要走的，即便方向路線相同，仍有

其不同之處。汽車爬得上的山，火車有時絕對不敢仰望，必須兜圈子；火車可以打洞架橋之處，汽車有時可以不必。所以汽車路所求的不一定是火車路所求的，各要單獨的測繪，彼此的預備工作，不能互相利用，無法不重複，而且造路，無論爲汽車或火車的測繪，均不能用於其他方面，如開發水力，因爲造路，只求必需的方向與路由之坡度合乎經濟，宜於行車即行，其測繪注意沿路的水平，並不重方位，用羅盤定其地點，毋須精密的經緯儀測其準確的經緯度；路線之外測山川地形等等，更非其目的。它有它的用途，它並非完全的建國測繪，所以測繪結果無助於他項建設，測繪結果，並不公開，只供造路之用，下次有新事，再從新來測繪，至於精密測繪全國地形時也不能十分利用它。

零碎重複測繪濫費之事，中外各國，均曾經爲之，我國鐵路公路之興建，那一次不一路一路的測量？似不會公開供後人利用過。英國土地未經 (Ordnance Survey) (英國陸軍測繪局) 普遍測繪時，英國各鐵路公司分別測量路線，就花了許多許多金鎊，到如今還有嘆息這一筆巨大耗費的。

精密普遍測繪國家土地，預備全國地形圖，奠定平時建國的一個基礎，有似切實推行之必要，以便政府，機關，學校，人民，行政，建設，教育，研究等等需要。

在自下抗戰時期，國家更需要精良完全的地圖，佈防設據，行軍進兵，守口反攻，出奇制勝，奪地復城，屯戍緩靖，在在需要精密的地圖，以資設計，以助進行。

所以地圖不僅在平時要用，在戰時更要用。事實上，各國的地圖，多半起源於軍事作用。如許多地方，國家爲了供應軍事上的需要，才從事測繪的居多，過去情形，往往如此，我國的測量土地事業在參謀本部軍事機關手中；英國土地的測繪及地圖的繪製，起因於一七四五年的 (Highland Rebelion) 當年蘇格蘭高地中人叛變造反，英格蘭人有悟於欲鎮壓山民，必須把山地地形弄清楚，以便入虎穴擒虎子，即從此開始測繪。英國土地。其陸軍測繪局 (Ordnance Survey) 即肇基於此。現在全英國 (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北愛爾蘭) 均經此局普遍精密測繪，用各種比例尺印刷公開了。國人旅行，學校教育，公司辦事，政府行政，社會建設，地理研究，均利賴這些確實可靠美觀悅目的地形圖。原爲軍用始，於今與軍事作用關係最少，是爲英國地圖史的特色。英國這些大陸遺跡島 (島中有憤於以一英倫三島一稱英

國者，似係不大看地圖的人，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合稱大不列顛，是一個島。愛爾蘭已獨立，爲另一個蠻大的島。此外小島甚多，說大島不能七三，東小島何止數十個三，諸島當年與歐洲大陸連，現有者不過陸沉遺跡，稱（Continental Isles），自從一六〇三年運合統一以來，未通過外橋，不會用過大兵，現在的國防最前線乃在法國，好像敢大阻的無私秘的發表了全

戰地的春

孫駿

春天來了；是戰地的春天。

連朝細雨，洗出了一幅明媚葱翠的江山圖。遠山如一條眉黛，是誰最初想出了這般恰切的形容，在莽莽原野的帶頭，在天的一邊，在那迷漾的白雲之上，隱隱地畫出來一灣淡淡內青痕。一切儼然與戰爭大不相稱，與砲火流血不相稱，然而就正是這樣的光景，有砲火和流血。

春水復活了，一篙新漲，古城脚下已經滄桑一片歡笑的帶着落紅的浪花。浪花衝激着城垣，噴着堤岸，夢一樣濡溼着水外的沙土；在沙土上，萬一片蘆荻的新芽；如一排排倒豎的毛筆筆着鮮明紅嫩的頭角，令人想起江南，又該是河豚欲上的時節。

原野上柳樹排成長行，也許是一道道綠色的堤壩吧，從堤壩上沁溢出來一片如火的桃花。這時節在藍天底下，可以見到琉璃碧玉一樣光亮的襄河，帆影如一羣潔白的鳥羽，分不出是在水上，還是天上，也許就在那虛無縹緲的天水之間吧，猶在半空一樣，向蒼遠方飛去。……

如果是在遼遼的移方，如果是在溫暖的南國，當着這十里鶯啼的時節，不知又有多少多情的男女做着如花的幻夢，有多少風月詩人做着乞借春陰的歌歌事。然而這是前方，這是戰地；我們也有歌頌，我們歌頌那祖國的戰士們，用熱血守住了這一寸一尺美麗的鄉土；我們也做夢，我們夢想着到火線上完這一個可愛的春天。在春光裏鳥雀聲中，夾雜着密密槍砲聲。

到前線去，這是一個希望，一個夢想，在睡眠中，他時常發出輝煌絢爛的光芒。那還是遠在八一三後的第三天，上海租界的街堂裏擠滿了逃難的人羣。在我住處隔壁，住了一羣電影明星，每天都有幾位男女到我們這裏來借宿。每次又都是約他們的朋友來打牌，在我們對面樓上亭子裏裏，住上

幾位戲劇演員，於是鋼琴和毛毛雨的歌聲，時常比浦江的砲聲更有力量在深夜將我刺醒。當這般嚴嚴的時代，置身於這般險惡的環境中，我們縱想忍受，怎麼能再忍受下去。我們幾個廿歲過頭三十歲不到的年青人，決定要去前方，不管去的是什麼地方供獻出我們微小的力量，供獻出我們微小的生命。

於是便在那天下午，寫成了一份「徵求投筆從軍同伴」幼稚到可笑的宣言。當時草擬這「宣言」的有屈曲夫，孟十還，楊朝和我一共四個人。第二天，郭沫若先生和沈起予，李初黎，謝挺宇，金丁，……一共有二十多人都都相繼簽了名。後來在重慶，因戀愛事件被人槍傷的陳白塵，也曾是當時的簽名者之一。

我們的希望並不大。我們只希望能夠和一個兵士身分一樣地供獻出我們微小的能力，去做我們所能做到的。我們明白都無訓練，無經驗，沒有甚麼特殊的技能。然而我們却準備學一學萬千平凡人一樣，平凡的去交出我們的生命。讓戰爭，讓砲火去處理。在「宣言」裏，我們寫了「或充搬夫運卒，或充敢死先鋒，……」這並不是誇張話。至少我知道曲夫和楊朝兩個人是如此打算的。爲了實踐我們這一種美麗的夢想，朋友楊朝將他在一家英國公司服務了多年的穩固職業辭去了。雖然因爲許多關係，始終沒有一個部隊肯收留我們這一批「志願兵」，但是在一年半的戰鬥過程中，我們還是應了古話說的，「有志竟成」，終於各人走上各人的路，各人得到了各人要走的路。曲夫在雁門關外，作了一個營部的政治指導員，楊朝在西南各線上輾轉，用一個隨軍記者名義，飽飽的經驗了戰爭二字的實實經驗。而我呢，隨着武漢的轉運，來到這個第五戰區，另外也有更多的人跟隨軍委會去到重慶，在那裏，作一個文化人。

那夢想，那在睡眠之中時時向我發出絢爛光輝的夢，當我來到戰區半年後的今天，終於實現了。像等待情人的約會似的，有時臉紅，有時心跳，我已經等待得很久了。我覺得我不配和別的戰士們一樣，有用着一顆單純的心上前線去的光榮，因此使我害羞，然而我也有我的安慰，我知道我會和別的千萬人一樣的到應當死去時，必很沉靜很自然的死去。死了，我事情算已完了；不死，就依然好好的活下去，把一點力量用到這個戰爭方面去了，寫詩的威克家，作出說四媽等，和我一共分成了三小組，每組帶着一名服務員和一個勤務，克家還帶了他的愛人鄭小姐同行。昨天晚間我將自己一包叫做「生命之花」的東西，（那裏邊包括着寫過的一些文章，朋友們的信件，和其他一些值得紀念的東西）。送給一位當翻譯官的朋友給我保存好了，又拿到長官部的護照和介紹信，決定今天一早出發。

爲了要看，爲了看待能詳細，我們決定這次出發不坐車不騎馬，要慢慢的一路走一路看。從長官部到前線大概有四百里，我們要徒步行走這一段雖然短也有的是可憐的途程。

在早晨，裏河上還蓋着一層迷濛的透明的白霧，大平原內隨着一片歡笑的陽光。給我們送行的人都到城外來了。大家在談笑着。

「可小心受了鬼子的包圍呀，知道是作家一給捉了去寫什麼玩意兒！」

「那就做個阿毛。」

「不要離開汽車，要你作文章？」

「也可以作胡阿毛！」

「被敵人擄去，或者不幸陣亡。好在不怕，我們有你的照片，可以開追悼會。」

就在這時節，忽然警報響起來了。城門邊大響鐘響地越敲越響，越敲越急。幾天以來，美城在敵機不斷的轟炸下，早快成一片焦土了。聽到警報的響聲，遊行的人們都相繼向田野中散去。雪堤，克家，克家那個瘦小的愛人，還有服務員和勤務兵，都怒怒的上了一隻小船，開到張家灣去等我。我請一個朋友握手送別後，便順着河岸向前走去。無數農民這時正在幫助兵士

們做修河防的工事。光着個赤膊，頭上身上全是汗水，在警報聲中却極長氣事，和兵士們一樣的說着笑着，且互相打鬧，唱着下流的歌曲。一道道閃電式的散兵線，和一個個隆起如高塚的堡壘，就這樣在他們的說笑打鬧之中完成。

正走着，忽然空中有了飛機的聲音，自遠而近，原來這只是敵人的一架偵察機，正從頭上掠空而過。我將身體伏入菜花田中，菜花已經開謝了，却在濕潤的泥土上落了一層嫩黃的金屑。蠶豆花正同一串串小蝴蝶，睜着又黑又大的眼睛，落在紫色的豆莖上，從一邊送來芬芳的香氣，在空氣中盪漾着。邊深着……

敵機去後，又繼續前進，到了張家灣。朋友們已在那裏等我多時了。他們正坐在公路旁的一家茶棚下吃茶，每次軍用卡車從街心經過時候，便在那路帶黃色的茶水上添上一層汽車揚起的沙塵。大家還是喝着談笑着，好像這是春天，無處不是生氣。

走出張家灣，眼前便是一片綠油油的望不見邊際的春之原野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了。綠柳在遠方打起圍籬，落紅如春雨，一陣一陣的飄來，又一陣一陣的飄去。蔚藍的天空下飛着大翅長嘴的白鳥，又低又慢，像在尋覓牠失去的甚麼，又像似迷失了要去的途程……

原野上每隔五六里就有一道又寬又深的長壟，可以作戰壕，也可以作戰軍防禦壕，壕堤上開滿了一片紫色的野丁香，在春風裏搖曳着。

這時在我們心裏喚起的情操，是一種歡欣，健康，和充滿了青春的感覺。生命儼然在發酵，在膨脹。我們走得非嘗踏實，非常愉快。我們揮着手杖，胡亂的唱歌，並且隨着跳着，向那響着砲火彈片交織的前線走去……要打仗，快樂的打仗，要死亡，含笑去與死亡接近。

風笑着，人笑着，太陽也笑着。大地上是一片生命的光華與歡欣。在先前，我曾作過這樣歡快的夢，這夢在今天竟成爲一件真實的事情了。春在戰區，春在前線。在等待我們年青人，歡迎我們年青人，回頭望望，美城潛解在一片綠雲裏。到處是生命。

發現

林 楨

「張三」！張家三嫂對着她的丈夫喊着；「你瞧，你的痞子朋友來了！」張三手上拿着一塊沒有吃完的烙餅，一溜烟就跑到茅屋門口。三嫂在掃帚底下的井邊洗衣裳，舉起她的滿是肥皂沫的手，指着那條曲折的田埂，一個獨腳的兵士夾着一根木棍正在一拐一拐的走過來。

「吳！吳得勝，我的好朋友，你來得正好，我們，我們今天預備了點烙餅和黃豆芽湯。」張三高興得口吃起來，緊握弄朋友的汗濕的手，接着又說：「用了半天才找出來的新名詞；『我總得慰勞慰勞你，是不是？』」

吳得勝笑了，張三想起他所得意的新名詞，索性轉過臉對着媳婦：「喂！你把那支母雞也宰了吧！」

三嫂有點爲難，母雞還要下蛋吃。但是，丈夫再三的叮着地，她也只好擦乾肥皂手，慢吞吞的站起來了。

吳得勝在張三眼裏，是一個天下最了不起的英雄。這是誰都知道的。其實，不但張三如此，張家村裏五六家那一家不把他看做神！自從張三認得吳得勝以後，張三見着每一個人都要誇說一番，吳得勝怎樣和飛機打仗，怎樣殺了五六個日本鬼子，而最後，總是口沫濺一嘴的得到這個結論：「他簡直就是岳飛薛仁貴啊，就差得不是將官！」

張三又把吳得勝看了一個够，左看頂魁梧，右看也頂魁梧，一隻腿鬆掉了，又有什麼關係！岳飛的背還刺着字呢！

這天晚上，母雞煮好了。三嫂又特爲他煮了三把豌豆。但是，吳得勝好像不大動，結果還是沒得吃着；突然的寒熱，使他的雙手老是哆哩哆嗦的，好容易把碗端到嘴邊，牙齒又叮叮噹噹的打着碗緣了。

「我的心裏有火」，他說；「有火，又有冰。」

他要躺在廚房裏的板凳上；張三夫婦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三嫂首先說：「老鄉！你病了，到我們的床，睡吧！」

「不，多少年來都在板凳上或地上睡覺，在床上我倒睡不慣呢！」

「我們的床雖是四塊木板一堆草，至少總歸要舒服點罷。」三嫂又加了一句。

他依她了，無力的點了幾下頭。

「啊！」他說；「那末，我把你們的床鋪佔了，真對不住。幸而不過是一朝……天一亮就走。」

但是，天亮時，他發昏了。又寒又熱的瘧疾把他的臉龐吸得凹了進去，不過是。夜的工夫。他自己覺得昏昏沉沉的，有點靠不住了。張三夫婦忙了好幾天，託人找大夫又託人抓藥，自己一天到晚的又要在旁邊服侍着。

第四天的半夜，吳得勝突然把張三叫醒。讓他過去。張三的眼皮老半天才睜開來。

「我委死了，」吳得勝慢吞吞的說着；「不過臨死之前，我想對你懺悔。」

「什麼？」張三好像沒有聽清楚：「對我懺悔？你，你這樣爲着，爲着……老百姓……」他很想說「爲民族而犧牲的人」，但始終沒有說得出口。

「不用說，我是一個頂沒有臉的人。」得勝的表情漸漸轉變爲嚴厲，冷語。一隻已經枯乾的手緊抓着張三的衣服。深黑的眼睛裏射出兩行怕人的光芒，張三打了一個寒噤，不知所措的說：

「得勝，你放心吧，死不了的……」

得勝的眼光轉動了一下，比剛才更堅決更深沉。嘴唇裏吐出的每一個字眼都好像一粒一粒的鉛彈一樣：

「你不要說我死不了，張三，如果我對你說了我要向你說的話，結果我沒有死時，那末，我就要把你殺了。……現在，你聽我說吧，你聽完了我的歷史，你愛告訴誰就告訴誰，地保也好，村長也好，縣長也好，隨你的便。可是我現在又不能不告訴你，你對我太好了。我害怕……你清楚吧？……我剛才夢見了地獄……」

稍微快了一些，這位臨終的人，臉上漸漸現出異樣的溫和。

「在小時候我也會念過書，我知道一個人要有品行，要有道德。但是，因爲一點小小的事情，我一拳把人打死了。于是我被判了罪，抓進監獄，

關了三年我打算逃監，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終於爬上牆逃了出來，我的腿也就跌壞了；醫生把我的腿鑄去了，警察跟得沒有辦法，我還要生活，還要自由自在的生活，餓過肚子的人知道米的香甜，坐過監的人更知道自由的寶貴。而且，我還分明知道，要是我再被他們抓了去，我就沒有命了。

「這個時候，我突然遇到了我的一個朋友，從前線受傷回來，一種可怕的想頭在我的腦子裏掠過，我邀他到郊外玩，又一拳把他打倒了。我把他的衣服剝下來，赤裸裸的把他丟到河裏。於是，我就穿上了這件衣服，又冒了他的名字，不再有人注意；而且我還可以到處流浪着，到處受到許多的尊敬。還有人叫我英雄。四五歲的小學生會把他的糖果分給我，像你們又常常請我吃雞。然而，這應該是屬於我的朋友的！我所親手殺死的朋友啊！有時我想到這真是難過，現在全部告訴了你，心裏好像痛快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世界上，罪惡多着呢！」

他說到那裏，好像魔鬼迫他冷笑一下：

「反正整個世界都是一個謊，大家都帶着面具，把「良心」背在後頭走……」

他隨即沉默。好像極度興奮後的特殊的疲乏一樣，他無力的閉上了眼睛。張三聽不大懂，這時心煩意亂的。過了一會，張三想把那抓住他袖口的手攆拿開的時候，才知道吳得勝已經死了。

一會，他媳婦走過來，手裏拿着一盞油燈。她看見死了的吳得勝的臉孔，立刻就跑了回去。張三一動也不動的守着，腦子裏所裝滿的無限的秘密，使他神志十分不清。尤其是最後說的那幾句話，他怎樣想也想不開。

第二天，他折了幾隻舊箱子，釘了一口棺材，把他埋了。他回家對媳婦說這許多事的時候，他媳婦冷冷說了這麼一句：「要不是對勞他，母孀也已難生下了五六個蛋了。」

——完——

本期撰者

吳傳顯先生是湖南民國學院教授，最近寄來關於中國法律的兩篇文章，其中一中國法律往那裏去一篇，登在本刊第三卷第十五期。周叔懷先生在雲南大理某教育機關服務。楊克毅先生是貴陽大夏大學教授。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